

劉左史集

四卷

宋劉安節撰

劉左史文集目錄

第一卷

奏議

論謹擇皇子官屬

論尚同之弊

表

大觀改元賀正旦

賀天寧節

賀收復洮河積石



疏狀

賀九鼎成

饒州謝到任

謝賜曆日

期集謝賜錢

天寧節功德疏

天寧節進銀狀三

明堂進銀狀

啓

代賀林樞密

代賀朱右丞

代賀梁右丞

代賀徐右丞

代賀薛內翰

代賀宋都運

代賀盧營田

代賀孫營田

代王漕賀馮提學

第二卷

墓誌

宋國寶墓誌銘

代吳提李見執事
 代吳提李再領李司謝監司
 謝免省
 謝王漕奔改官
 謝司業改官
 謝葉博士

祭文

祭婿立之

薛承奉祭立之

代貫道祭姪立之

立之移喪路祭

祭丁逢辰

祭吳助教

祭王正翁

祭方積中

青詞

為林思廉祭林介夫
祭陳八夫人二首

以是劉安禮題作左史集
是也凡四卷

劉



集卷之一



論謹擇皇子官屬



臣聞天下之本有三法度皇子人材是也而法度人

子為之本



下詳延俊良列于庶位恢張綱目細大畢萃

實社稷无疆之業乃者皇子就傅選置官屬為之輔

導独出宸鑒之所識擢可謂急所本矣臣聞賈誼言

曰天下之本繫之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

左右夫翊善侍講記室之職實掌教諭前日慎東既已精矣而左右者亦不可不慎蓋諭教之官趨見有時左右之臣朝夕于側所以服習積貫者為賴已多必得其人乃克有補方今近侍之臣其賢與否固已不逃陛下之熟察矣臣願慎擇莊恪純厚而博學者以充左右之選左右罔非正人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元良正而天下定矣苟羣枉雜進則治忽以分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論尚同之弊

臣伏觀獻歲紀元之號曰政和蓋自神考稽古立政實創厥始繼之承之至于今日斟酌損益克底于中此政和之實也然臣聞之和與同異可否相濟曰和可之否之曰同曩者朝廷立法之初意甚美也而議論之臣曾不為國家深惜惟務希合以濟其私徃順承太過浸失本意此尚同之弊也幸陛下神聖獨斷親洒宸翰以勅有司參酌前後之宜悉從中制一代之典遂成完文庶政惟和適在今日夫同者憂其說之不合一已之私也和者惟義所在天下之公

也願陛下明勅羣吏各公乃心務輸忠寔毋或徇私以為雷同有所建立不憚可否參于至當以合乎孔子所謂不同之又則政和之効出前古矣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此言湯政之和而獲天福也惟天下幸甚

表

大觀政元賀正旦

開歲發春帝方出震體元御極王乃憲天肆羣后之

在朝開明堂而坐治隆名從古傳典脩今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睿智有臨謙冲不伐維紹休于烈考以欽命于昊穹正月始和茂對乾元之首大觀在上一新渙号之孚爰奉盛儀昭鴻烈奔旅庭之萬國優執玉之千官坐烜威容密符祥祐臣適將使命出按季官去國逾時望不違于一咫奉觴无地頌徒極于万年

賀天寧節

電繞斗樞上昭乾緯虹流華渚俯賁坤維凡居二氣之中咸仰千齡之會欢然万口端若一辞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嗣守丕圖誕膺明命无疆之曆如日初升
有美之年與天同久五百餘歲適丁一遇之期億萬
斯年翕受四方之賀臣幸逢休旦叨被誤恩乘使者
車雖无禪于晋部祝圣人壽竊有慕于華封

賀收復洮河積石

廟謀獨運坐岨羗戎涉幕一空願為臣妾捷奏交播
驩声四馳中賀竊以高宗之伐鬼方商師必克宣王
之征玃狁周道復興然動兵久至于三年而闢國僅
聞于百里功著二代言垂六經矧我肇復臨洮遠連

積石極司空伯禹導河之所自抵博望張騫尋源之
所窮坐收斥地遠境之功迄无亡矢遺鏃之費戎軒
所至簞食相迎不逾浹旬之間奄有千里之遠復然
上古邈尔擬倫恭惟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神武不殺排浮議紛紜之中運
沉机眇忽之先願言有苗之征无遠弗届追頌淮西
之烈惟斷乃成臣荷國誤恩逢時休運靖玉関之柝
預聞郵置之傳上金殿之觴独遠簪紳之列

賀九鼎成

鑄九牧之金成一代之寶聖謨有作國勢益隆中賀
竊惟神器之廢興頌典天時為消長周迂洛邑爰開
卜世之祥漢得汾陰亦重紀年之号或褒于前而非
作或得其一而靡全尚能对天閱休作國重鎮著在
信史播為美談矧去千古億載之間而成九鼎万鈞
之重煥矣奄文之爭耀炳然金鉉之相鮮貯之神宮
名曰大宝盖歷世所不克為者非聖人孰能歆恭惟
皇帝陛下以寬冲接下之德大養羣賢以聰明周物
之智取新百度盖欲銘功于不朽又將保祚于无穷

質鬼神而无疑配天地而不恥孝思斯格固无飛雉
之來非神物所存想有黃雲之在上臣獲聞縟礼屬
使一方瞻望浚庭雖莫預吾丘之对稽參夏犹能
預大禹之功

饒州謝到任

樗櫟散材一无可用乾坤大度何所不容願雖煩言
排擊之餘犹玷千里師帥之寄戴恩深厚抚已兢慙
中謝伏念臣蕞尔迂疎偶然遭際奄墀賜对初无可
採之言烏府備負誤膺不次之選脱身冗散厠踞清

華所宜激昂少振知遇而乃揖承言諾未及建明定
省親庭廵焉辭去以至記言左史蒞禮奉常朝廷進
退之恩莫非曲折臣子辭受之義独昧幾先是皆臣
罪之當誅敢咎人言之可畏投閑置散誰曰非宜宣
化承流始望不及過蒙優假祇荷恩私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用舜之中則堯之大謂臣親蒙睿擢宜有
撲忠於臣久侍清光特留矜念少逭邦刑之峻稍從
郡戒之勞有社有民敢憚江湖之遠惟忠惟孝有如
天日之臨恩可報于万分身願輕于九死

謝賜曆日

舜玃仰察前知七政之齊堯曆下頒特謹四時之序
正朔所逮華夷率同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之德之純維天不已一動一靜與時偕行
乃曆象乎日月星辰以布治乎邦國都鄙謂乘輅之
雖遠與承詔以在茲倬彼雲章來從帝所臣敢不疚
心多士勉力百為期推于上恩庶少裨于洪造

期集謝賜錢

命拜玉墀載瞻晬表慶流泉府更沐深恩祇奉寃靈

伏增震悼中謝伏念臣等服疇賤士佔畢腐儒幸逢
清世之右文常欲赤心而許國雖沉：九重之遠无
籍可尋而區：一介之微每懷靡及比緣計進獲以
名聞入造天宸天威咫尺退承休渥舍服光華願惟
踈逖之身荷此便蕃之寵未能一日少輸犬馬之勤
更畀千金愈重丘山之施諸生咸集多士有光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淵默深宮奄飛宝座群才而兼取厚百
福以先施柱石以成不費枅櫨之用駑駘將駕復推

芻秣之恩臣敢不云云永念戴君之賜何日而忘誓
殫報國之忠自今以始
疏狀

天寧節功德疏

千載應期適聖神之嘉會万年稱祝實臣子之至恭
輒摠微誠仰干慈祐
皇帝陛下伏願瓊符錫羨宝祚延洪嗣歷无疆新又
新而不息降年有永朔復朔而惟休大敷皇極于黎
元以享太平之盛福

天寧節進銀狀

右前件物充晉國之土貢出魯泮之幣餘伏以虹電
流輝于赫聖神之運梯航納賚交修臣子之恭矧邁
昌辰叨膺明命董儒宮之多士將使節于一方雖山
呼者三莫預上觴而稱壽然庭實旅百宜有內金之
示和輒馳虞廩之餘少効楚芹之獻誠非物稱愧與
惧并

又

右前件物虞廩之餘禹貢所載竊以握符御極適

啓運于聖神奉幣獻琛爰輸誠于臣子莫不旁連
海嶠駢集梯航矧惟一介之臣親邁千齡之會蒙
恩已厚論報維何上万年之觴獨遠鸛鴻之列致
五官之貢敢忘蝼蚁之誠願莫稱于情文第祗深
于祝頌

又

右前件物邦國之常臣職所謹伏以五百餘歲適
丁一遇之期億萬斯年翕受四方之賀梯山棧谷
輦賚航琛莫非王土之毛魯何臣力之有願以一

介遭遇國恩嘉與諸生講明孝政上觴稱壽悵莫綴
于朝班內金示和願遠克于庭實情非物稱愧與畏
并

明堂進銀狀

右前件物繫晉國之士毛克侯服之祀貢竊以惟聖
為能饗帝允屬熙朝而孝莫大配天肇修縟禮清
奔走之在廟峨峨左右之奉璋莫非王臣各揚尔戢
而臣猥以一介遭遇國恩嘉與諸生講明孝政使臣
有命莫陪執豆之恭王祭不恭宜獲包茅之譴輒輸

不腆之賦以叙无能之詞願弗稱于情文第弥深于
兢惧

啓

代賀林樞密

伏審榮被宸恩擢叅机政十行錫命奉紫禁之新書
再拜揚休識青毡之旧物華夷交慶朝野具瞻恭惟
其人李造古初知周事表言行不渝于素履謀謨多
見于膚功賓賢與能六卿之遺典制禮作樂三代之
宏規凡曰制度云為之徑必資討論修飭之力以主

入持從橐出擁使輅尹中天之區曹茂一人之獄典
銓衡之選各當羣吏之能非遇盤根安知利器如遊
餘刃不見全牛可謂周才蔚有成績久著聞于輿頌
實簡在于上心進登樞機入奉帷幄朝廷之勢已增
重于萬鈞樽俎之間自折衝于千里某夙蒙寐茲今
荷陶鎔材館非遙限官箴之有守老門在望悵班賀
之无從臨風徒劇于再三濡筆詎殫于万一

代賀朱右丞

伏審拜中天之綸綍提右轄之紀綱朝野具瞻華夷

交慶恭惟某人莽剛大之氣抱瓌璋之才射策在墀
先生韋布抗章烏府聲動簪紳金百鍊而更剛松四
時而不改禮樂載講爰藉遠猷孝校中興悉資碩彥
力共持于國是心自結于主知果副簡求益隆
睽委朝廷既正安若太山而四維社稷无疆壯哉明
堂之一柱其蒙恩滋又去德犹新緬想教言隱然在
耳遠縻官守邈尔承顏望風堂極于再三濡筆詎殫
于万一

代賀梁右丞

伏審拜命。中宸提綱右轄，增重本朝之勢，益隆寰海之瞻。恭惟某人識量淵深，才猷穎拔，丹誠許國，蚤自結于主知；洪業在民，碩久傾于輿望。項自地官之重，仍專天府之繁，皆時所難，不日而理倉箱有所亟登。九歲之儲，徃犴之間，魯蔑一人之獄，方頌臯陶之底績。果聞虞帝之念功，進總宏綱，參持政本。大賢在位，勢已固于金城，和氣致祥，時遂調于玉烛。其蒙恩滋久，聞命維何。大擾以成，喜深深為燕雀慶雲所庇。惠豈間于荆榛，願以頑冥之資，終歸陶冶之賜。永言欣

幸倍百茅夷

代賀徐右丞

伏審拜命。中宸提綱右轄，增重本朝之勢，益隆寰海之瞻。恭惟某人博學究乎古今，勁氣貫乎金石。方冕旒之垂听，敢臺諫以盡規。遭時中更，秉志不易。鷄風雨以雖晦，松冬夏而自青。抗章亦明，引義忼慨。蔑然強禦之畏，休有忠讒之風。在廷諸儒，无出右者。雖古烈士，何以加諸。用能定國，是于紛紜之中，結主知于啓沃之際。夕郎批勅，力可回天。版部理財，政聞富

國雖皆不次之奉未究非常之才及此綸言擢之柄
任朝廷既正安若太山而四維社稷以寧壯哉明堂
之一柱其蒙恩滋久聞命維何幸膺鈿錘之餘矧是
門闌之旧抚躬何有欣自附于青雲企踵為勞嗟未
披于宿霧永言慶懌倍百等倫

代賀薛內翰

伏審親屈使輶肅將王命越從璧水之峻進直金臺
之崇儒道有光士林相慶恭惟其人儒宮柱石李海
舟航方雍泮之肇新躡躡替紳而登用入陪經幄出正

師模三物教民度比隆于周室四科取士未專羨于
孔門几及成功俄更前意鷄風雨以雖晦松冬夏而
自青言必據經事皆師古力掃久陰之宿霧还我大
明遂迴既倒之狂瀾復吾故道天風甲命雲漢成章
頌季政更新无非極一時之選惟儒宗難繼是以終
三年之淹士論未平上心方執晨入日影未移
運燭夜歸漏声頻轉豈止掩芳于三俊直將比美于
六經其梓里諸生芹宮一介戲陳俎豆嘗為同墜之
魚景迫桑榆独作空群之馬仰飛黃之騰踏笑斥鷃

之翱翔管席甚疏尚幸故人之不弃膺門在望未知
何日之可登倘容附驥之繩一振處鷄之鶴誓將碎
首報以終身

代賀朱都運

伏審光奉皇恩榮司漕計近在西郊之外蔚為諸路
之先宸睠甚優師言惟允恭惟某人美由清忠以
孝移艱難備歷于百為險易嘗持于一節驅馳奉事
久矣賢勞懇惻抗章遽以疾請方圣主進為之日豈
矣人退處之時果尔綸言起之琳館矧夫方千里之

內益為王畿尚以三十年之通制比國用外建四輔
旁資萬營迄无不足之憂休有已試之効雖曰奉身
而退豈舍王哉維是度才以居无易公者都門一出
印吏相迎滿目山川依然前日之旧夾道父老恍若
故鄉之歸習俗便安吏民惟悅某頃依范粟每荷吹
嘘屬守官箴致妨賓謁惟佇聆于石節当亟展于慶
函尚托餘輝少安綿力載惟忻幸曷究敷宣

代賀芦营田

伏審光奉宸綸宥更使綉擔行軒之在途与屬部以

交欣恭惟某人德器靚深久騰士論才猷明敏蚤
結主知方皇家廟笑之才復周室鄉兵之漸出持使
節徃按邊封自陝以西已餘驍勇惟晉之旧更藉規
為大修充國之屯田廣募魏氏之武卒茲惟上策允
屬全才方圖慶幅之修先辱占書之眎永言感刻曷
究叙陳

代賀孫營田

伏審被命申宸按兵劇部周才獲試公义攸歸恭惟
某人茂著夙猷雅宏器業詞章藻麗久播儒林政術

設施方隆宸睠爰自对敷之美宥將出使之权矧晉
旧墟曰古強國盖好武出于天性惟自昔而然而教
兵藏之民間于斯為盛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何待三
年可使有勇生今二虜罔不畏威即拜優恩以彰成
績頌惟不敏實仰高風欽頌之誠叙言曷究

代王漕賀馮提李

伏審光膺詔綍榮擁使軺蔚為多士之依歸允副一
時之遴選國家遭時定制稽古建官賓與矣能周鄉
師之分職循行郡國送博士之覲風无非慎簡于

宗儒于以肅將于使指恭惟某人士林推秀李海賓
深絳帳橫經已變貴遊之習綉衣持節更恢化育之
功矧夫大河以東全晉之地文李宗子夏之富經術
推仲淹之窮今古相望顧流風之未泯庠序之教方
盛世之所先佇觀輜軒之行一聞泮宮之化異人間
出髦士攸宜碩實譎材叨同大部偶掛官而承乏徒
盡瘁以在公况宗中務之非專焉有旧政之可告仰
高滋久瞻德未遑傾詒之私敷宣罔究

代吳提李見執政

具以越戒言
事罷李事

判章失當自抵刑書議罰從寬止還銓部罪深責淺
恩重命輕伏念某樗櫟散材久知无用斗筭小器終
媿易盈頃新三舍之文誤膺一介之使雖更異意不
負初心華輅籃輿寧有辭于跋履雲章奎盞每相戒
以遵承而識慮不通矜持太過謂推酤之戒有添助
之酒錢揖邑于時實管鈎于李事既違明詔輒擾細
民知而弗言罪恐不免殊不思法戾分守事有司存
過計私憂乃至為地而蚤足侵官離局几同越俎以
代庖况有常刑著之甲令荐頒睿旨申警官聯言在

耳以未忘罪擢髮而莫數伏蒙某人深通下志明燭
事微察其所言蓋止訟于循習矜其所犯在奉于丁
寧姑尔薄懲以為大戒退慙昏昧上玷使令于季校
與盛而罗失伍之誅方朝廷清明而預黜出之罰杜
門引咎有愧友朋引鑑照形可憎面目其惟當追循
徃青祇服厚息未迫桑榆儻前愆之可贖誓鞭駑馬
庶後効之是罔

代吳提率再領季司謝監司

伏奉詔條申戾季政承誤息之下逮僚旧部以來歸

倒指半年僅如前日率頭全晋恍若故鄉頽疲懦之
无堪戒吹噓之有自茲蓋伏遇某人衷誠許國內恕
及人樂與一方之秀民馴三代之美俗面情泮水蓋
常言必稱之加意子衿謂是政所先者按行所至獎
借實多肆令澄汰之餘復董賓興之盛春河之左俗
号少文建季以來士稍知化必將遠期之歲月始能
仰副于朝廷豈茲微才可覲成效所幸同舟而濟遠
獲所依願尔隣室之光以資不逮望風良切瞻德未
皇頌頌之私敷宣罔既

謝免省

比年課藝幸據上游今日程文復叨優等爰充名于桂籍行待問于楓廷得非所宜愧不能稱竊以先王育材于孝本以取人君子修善于身固將從政惟所用出于所教故能言必也能行詩書所稱豈有異致公卿之選悉由此途凡其一時出長入治之度官莫非六卿詩書步政之多士待以積久取之尽公斯民所以直道而行在昔稱為至治之極降及後世溺于末流以六藝為繁文謂上庠非急務太常受業徒評

平日之空言列郡在書尽出臨時之私意上之所求几于无用下之所享亦非可行不知操縵之為安烏有盈餅之可食曠矣千載循乎一塗此衰世之執所以相尋而聖人之道未知能復恭惟國家承百年之積弊恢七世之大猷泛觀古今洞見根本謂兩漢而下所以失由覘人以一日之長而三代之治所由具蓋入孝有中年之政乃闕黌舍以來俊英增弟子之千員頒新書方万卷春誦夏絃而經以師授月書季改而士由舍升既考之于尋常復試之于倉卒且環

橋者億萬不已多乎及揚解之再三僅有存者故自
元豐之肇造迄乎紹聖之續承雖有求者累年于茲
而所得者數人而已宜獲異材之間出以彰新法之
大成如其智不適時奈方為已徒以雙親孝養未忘
干祿之心三舍序升式重典矣之禮俛首百試旅身
七年几成上考之功猶屬中爰之法頃造公選再程
斐文言實工于前時名亦玷于異等知其非幸許以
從新方虞再鼓而哀其為殿後不謂適矢復背優入
彀中退慙毀瓦之无功進喜望雲之有日蹟其所自

敢不知歸茲蓋伏遇某人云云頃膺明命兩董宰官
幸升夫子之堂獲就諸生之列參乎未達方求一道
之歸偃也何如或許片言之是待以殊等出于中人
蚤華塗浸進于台司而雅意不忘于璧水在門益峻
猶許再登駕馬方疲幸叨一顧繫餘光之下庇使朽
質以生榮故于選掄誤被收錄力探聖賢之閭域誓
窮師友之淵源

謝王漕奉改官

孺文論日方有賴于二天北海荐賢謬見推于一鶚

頌藝能之无取辱声聞之过情豈其所宜祇足為媿
竊以保卒之法古称至公請託之私今為後患以言
故不若親之近以論才不若勢之爰捨此一端未知
一可僥非大矣之特達自拔流俗之卑污肯為清朝
率一寒士如某者服疇冷族佔畢腐儒項緣三舍之
諸生擢預外臺之屬吏芙蓉泛水幸廁英游松柏成
林独慙弱植坐見飛黃之騰踏分其斥鷃之翱翔自
知非才每以无怨矧泮宮之長育具宸筆之丁寧官
各攸司頌簡書之可畏言非有補用掾屬以何為提

空師以為歸僚旧巢而是託左車餘虜曷足與謀管
仲困時固多不利所宜剡章而薄責乃復借譽以片
言豈有淺能可希寸進此盖伏遇某人秉心近厚立
行有常范非甚貧嘗有一日之雅而晏嬰雖久不忘
平生之言曲怜畱滯之餘加畀吹噓之末其為賜也
不已多乎某敢不祇服官箴益修士檢至所未至聞
所未聞非曰能之倘遠古人之志可无愧矣不虛國
士之知

謝司業之改官

膺門餘地雖幸登在融帳多賢敢希荐鶚省躬有愧
荷德无窮竊惟中古以來未有今日之盛即郊置季
環水為池淵然道德之流遠矣詩書之府維時宗匠
作我主盟凡厥抱材咸希推轂矧庀司于魯泮悉隸
藉于虞庠顧乏偉人以光清率如某者門闈弃物湖
海散材偶緣三舍之諸生擢預外臺之屬吏追隨使
命几疲汾晉之山川寤寐師承徒夢辟雍之鐘鼓每
惟踈迹久此弃捐命賤自天人孰為地不謂大矣之
特達曲怜小已之遐遺借以片言俾之寸進茲蓋伏

遇某人善惟引類美務成人謂其少季藝文誤中程
予上客雅知規矩嘗侍席于先生曲矜苗滯之餘加
畀吹噓之末其為賜也不已多乎某敢不益進初心
力修旧季遠探聖賢之旨趣上承師友之淵源非曰
能之僥遂古人之志可无愧矣不虛君子之知

謝葉博士

烏府備負方慙非據螭坳庀職敢幸見收諒難愜于
師言已追还于成命过蒙矜恤預賜褒揚义不敢当
愧无以處僥凭餘庇之及獲安旧職之常荷德实多

叙言奚究歲云暮矣物不終窮矣者履之福將自至
佇膺異數式慰鄙懷

訂者顛倒錯亂管改正

劉左史文集卷之一

劉左史文集卷之二

墓誌

宋國寶墓誌銘

永嘉宋君國寶既歿之明年卜以九月甲申葬于郡
西寶塘原前期弟某狀君行以書抵辟雍錄張輝子
充曰某不悌不能恭厥兄天降之罰以不畀于我家
今葬有日僥不得賢者銘以圖不朽是重某不悌之
罪也况兄于今監察御史劉君厚而執事劉所敬也
若曰執事以請必得銘一日子充詣余致其言且曰

若國寶銘無愧矣余既知君又重違子充之請遂序而銘之君諱之珎國寶其字也先生九歲喪其父家貧能自謀學不為異業奪比長益砥礪為節行非其義不以一毫挫于人謹身約用以取給有餘輒班其兄弟之貧者平居不妄言笑不以色假人君不可得而親至所與交必傾倒為之尽情骨清氣肅望之可知其人也年三十六始以進士選為台州司理參軍有告坑戶疑其匿官白金者不實法應杖吏受賕欲寘之流君曰在法告不稱疑雖不治可也而反坐

之耶固爭之壓之勢竟不為變獄無小必躬閱不專諉胥吏所平反者甚衆歲餘丁母憂徒跣扶柩旋葬其鄉脩極哀瘁廬于墓者三年服除調應天府穀孰縣尉所部民兵獲強盜或請以躬捕為名可增秩君曰以欺冒賞不忍為也弗听初君嘗上書言事坐是齟齬不進故再尉會稽越俗率以春月競渡其費用一切皆官為取之民歲病其擾而在位者苟覲娛嬉方務極奢侈府丞意喻諸邑之例以尉皆办至君独詣府條其不可者三一府聞然皆為君難之君不顧

其事訖不行大觀三年詔削党籍君曰吾罪滌矣庶
幾伸其志者明年夏至京師以五月丙辰卒于逆旅
享年五十二君性勁持義不苟所當為必挺然以身
先至于不可介如也不以貴賤貧富大小衆寡二其
操其居家也動以法自律如在官府其在官府也事
无細不察如居家焉雖勤瘁不以為病未嘗求知于
人之不鮮能知君者卒无愧恨意曰義如是如是足
矣又何求自初任至歿幾至二十年而官止于此故
其事業不甚著見于世識者哀之曾祖諱某祖諱某

父諱某君娶陳氏生男四人曰敦仁敦義敦礼敦信
皆修進士業女三人皆嫁士人季未行其壻也實從
母夫人兆其年改元政和銘曰
介而通察而恕儉而能施勤而不怨在位常患不得
若人而用之而若人者又卒不偶以死其命也耶

祭文

祭婿立之

嗚呼余與汝家世為婚姻故復以女託汝終身如何
五年有子二人一初學語一方在妊汝遂往矣彼將

誰親嗚呼哀哉予復何言瀝酒告誠涕淚潺湲
薛承奉祭立之

女子之生于人是倚嫁也倚夫之沒倚子嗟爾母兮
初喪爾父家事多難將子是付子復往矣母將疇依
二弟尚幼嗚呼母悲嗟我曩時婚嫁初畢謂已無累
笑傲終日如何至今百累猶存皤然之翁而哭諸孫
嗚呼老矣為累滋多未化之身為之柰何

代貫道祭姪立之

天禍我家降生百殃歲在癸酉我兄蚤亡期月之間

再罹父喪今汝又往使我重傷憶昨與翁侍翁之側
誨言從容汝有倦色翁曰往哉汝其歸息年未及壯
已入老境且能久乎有嗣為幸時余與汝雖聞此言
親之心亦冀不然孰謂今日天不汝假追念疇昔
我淚如瀉嗚呼哀哉人孰不死汝為不遐人亦有天
汝為可嗟汝母班白汝兒咿哇汝弟汝妹曰未室家
逝去之夕對我欲語氣出如線几不能吐余曰吁哉
其屬我親予豈敢忘惟有鬼神領以應我去无及矣
骨肉在旁環其泣矣嗚呼哀哉汝其无可奈何兮予

亦无奈汝何兮

立之移喪路祭

聞諸古人喪先遠日豈便于生惟死是卹子之云亡日近三七肉未及寒輿置他室抑又聞之子之于親惟命是行豈其死也而異于生吾親苟寧亦子之情往以安之勿怖勿驚

祭丁逢辰

嗟我逢辰名家以儒不詭方士不師浮屠獨抱六經以恢聖謨曰異此者則非我徒翕然高門不戒而孚

子如其父妻如其夫言不苟發行不苟趨咸謂長者信哉匪誣越歲戊辰闢多士塗辟率經行以公應書事乃中沮賢網之踈臨川太息先吞舟魚公曰命也歸歟歸歟笑指東郊先子曰庠詩書可樂琴瑟可娛盍往葺焉予將隱居命二三子无弃是園以講以問則余與俱季也早達調官海隅綵服從侍式欢有餘天不相人冢子云殂慈懷孔傷積憂成瘡竟以不救吁亡已夫嗚呼哀哉日逝月徂窀穸告期永隔幽壙曾是婚姻君之葭莩今此長往心焉何如侑祭以文

君其知乎

祭吳助教

天之降才非徒生之人之負材終有一施昔者范蠡
霸王之師進饒于功退饒于貲惟公之初家事未治
日與其季出謀所為不有倦者孰營余私汝盍往季
余為汝資舟車所通水泛陸馳閱歲几何各獲其期
季以季顯公以幹推俱爵于朝同功異宜亦既知足
幡然改思卜居東嘉養氣自怡剛直有禮信而不疑
歲推其餘以畀宗支鄉党族屬服其義慈咸謂五福

有全不虧嗟公平生未嘗丐匡一旦遘疾乃久弗支
逝去之辰神魂欲離犹能晏然與諸孤辭嗚呼壽矣
夫復何悲惟是鄰里游從有時載燕載笑既相諧熙
願託婚媾以永不衰通好未几公疾已危遽云逝矣
迅弗可追再拜柩前奠此一卮想公精神死犹有知

祭王正翁

嗟正翁而遽然耶其一去而終不復返也耶昔公
之赴官臨川也予往江心孤嶼餞之曰公仕矣且去
鄉里其亦有私事未集者乎予不敏願寘力焉公曰

吾仕矣又何求然吾他日歸顧未有庐可居者公愛
我盍為我營之予曰唯公既就道余惟命匠治宮
室是勤室且成公亦代有日子固蚤夜望公之歸以
寧其居也而乃沒于中道也耶其託我以居之成而
不得寢處之也嗚呼哀哉是月也公之子將以公之
柩葬于西岑之原故悼公之不復見也敬侍母親往
以薄奠祭公于新居之正寢惟公有知其听斯文以
審我哀

祭方積中

昔公妙齡秉筆奉文朝謂白屋暮而青雲如何十年
挾冊求仕抱璞以泣蔑然知己我初見公謂才可求
公亦自信學以日修迨其不遇謂命之使公亦自疑
幸其已矣吁嗟人生各有所營退必獲利進必獲名
公之營身豈云不力云胡二者而亡一得我意天理
否久則通曷有如公竟坐此窮天不可知才不可恃
公之長才命止斯尔日沒復出公歸不還登公之堂
莫承公顏我酒既清我肴既潔哀以送之終天之訣
為林思廉祭林介夫

大道之行維國求賢往々其君擁彗以先後世多私
維賢求國俛首有司以幸一得偉哉先生則異于是
曰予之學初不為利胡為去親千里決科丐祿升斗
其獲几何出耕東臯入奉北堂夫豈无他而行一鄉
孟子居齊國人矜式王通河汾訟者自息施于有政
是亦正人奚其有為先辱其身維此麟經將聖之志
諸儒盾矛莫究厥義微發大旨析其異同一時諸公
捨已請從嗟余晚季實愚不肖曾謂先生肯賜之教
誨我諭我謂我宗盟勉我以學忘其不能維是頑庸

莫堪鞭策先生之教夫敢不力尚期終身佩服不遺
如何中年天奪之師嗚呼哀哉自今以往凡我小子
孰劝孰獎考日惟良塋車東馳訣祭一觴誰知我悲
祭陳八夫人

昔我伯姊首歸諸陳不竟其寿卒從夫人夫人之初
適于夏氏有子而妻實我兄子陳為吾姊夏為吾姐
眷好之再敦夫人親嗚呼哀哉昔我佳節拜夫人寿
今也則亡來哭其柩我酒既酌我敬既陳聊以祭之
嗚呼夫人

又

嗚呼夫人而命然乎前年之春實喪厥夫靈柩在堂
未先大葬如何夫人亦繼而喪嗚呼哀哉室家堂々
惟君子經之營之實夫人尔承之嗚呼今其往矣將
誰使承之惟夫人有知其福尔子孫以慰我親姻之
思

青詞

為子孫保安設醮

天聽雖高不疾而遠日監在下有感必通頃緣賤息

之負痾嘗瀝丹誠而叙懇賴神之賜厥疾有瘳是消
嘉辰共陳法會玉虛金闕仰投蕞尔之誠風馬雲車
想見翻然而下有酒維旨有柈維馨雖籩豆甚微物
无以称者然精誠所至神其吐之乎

經義

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
立法而授之侯者王也奉法而施之民者侯也先王
之于諸侯列之爵分之土豈私厚之哉代王行法于
是乎在然而人之情也遠則易恣法之行也久則或

弊以易恣之人奉或弊之法苟不有人以稽正之則
禮法亂于僭擬法度壞于因循異政殊倍莫之統一
而先王所恃以維持天下者將不几于廢弛乎是故
周官之制每于十一歲之久必使行人之官以巡天
下之邦國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者
凡以考正諸侯之治故也蓋瑞以合驗節以示信而
用之交四鄰者也度以度長短量以量多寡而用之
以平百物者也牢禮者若行人禮九牢之類用之以
禮賓者也數器者若典命各祗其命之數用之以為

儀者也法則凡制而用之者也則：凡揆而制之者
也夫邦國之地封疆百里比之王畿雖曰壤地褊小
然所以交四鄰平百物外之禮賓內之飾已與夫制
而用之揆而制之一皆有賴于數者之法一法不卒
弊之源也則欲撫于邦國者可不考而正之哉何則
瑞節所以為失也瑞非其瑞則朝会有辭節非其節
則門閤有禁而邦交有不達之國矣今也六瑞之用
办其圭璧六節之物異其金竹所以達之也度量以
為平也布帛長短同而度不相若五穀多寡同而量

不相若則童子有適市之欺矣今也五度之則正其分寸五量之容办其龠合所以同之也牢礼之具所以礼宾也諸侯九牢則疑于公而不成其為侯矣子男七牢則疑于伯而不成其為子男矣今也牢以命而為之礼使之无虧焉所以成之也数器之節所以办等也侯伯以七為節而僭于九則異于侯伯之礼矣子男以五為節而僭于七則異于子男之礼矣今也器以命而為之數使之无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变法隨俗易昔之所成今見其虧昔之所得今見

其失虧者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礼也数器也此法之大常所不可得而變易也故達之成之同之法則也此法之小變所可得而損益也故修之大常者使之同而不可踰所以存法之善小變者與之修而无弊所以救法之失一常一變而邦國之法尽在是矣孔子曰謹权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此之謂也雖然先王之抚邦國豈一日之積哉存省及于五歲則察而治之者既至于三矣書命及于九歲則諭而協

之者又至再矣。猶以為未也。于是有十一歲之考。之悉矣。于是十二歲之巡守。察之不若。諭之為益。諭之不若。考之為詳。考之不若。巡守之為大。故自修法則而上行人之事也。至于巡守則王往治焉。此先後詳略之序也。然王之巡守非可遽治也。是必行人考之于先。然後王乃巡之于後。考之于先不為慢。令巡之于後不為罔。人是故變禮樂而不從者可得而流之也。革制度而為叛者可得而討之也。討流之罪重矣。而先王行之不憚者。亦有行人蚤正其事而已矣。

是以王者之治至簡而詳。至約而博。有功諸侯莫不各謹尔度。以承天休。无或乱常。以干先王之誅。書曰。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此其致治之效也。雖然。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此舜巡守之日也。而周官之制。乃使行人考于前期之一歲。何哉。蓋帝者之政。富于德。儀物少而用之度省。則巡之五歲為已數矣。王者之政。富于業。儀物多而用度費。則巡之十二為已疏矣。數者易治。疏者難察。則行人蚤正其事。以為之先。尤周政之不可忽也。至于來歲。

則王又考之矣書曰考制度于四岳此之謂也方是時也巡守至于十二歲之久而未聞以疏為患者蓋達法則同教器一度量諭禮禁而正人合方氏掌交之官歲時徃來既諭之矣至十一歲則行人又考之及將巡守則戒方氏又戒之以其法備其官衆故也逮夫法壞于後世而行人之屬亦廢而不修于是諸侯之政亂矣衛請繁纓數器亂矣兩國為之交質何有于瑞節諸侯皆去其籍何有于法則是數法者皆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而乃廢弛如此宜乎憫亂于後世而欲行政于四方者猶以杖量法度為心焉嗚呼使之得行其道則仲尼之烈是亦周公而已豈不惜哉

以周知天下之故

以天下望一人則受責為甚重以一人臨天下則用力為甚微夫以甚微之力而任至重之天下如必身親而後為之則列土至廣列侯至衆吾之足力有不給矣万民利害度政得失吾之日力有不周矣足不給日不周莫為之恤耶則得此而遺彼奉一而廢二

為人上者几何不負天下之望哉是故周之盛時設
為小行人之職以巡邦國之諸侯治其事故而曰以
察邦國之政民之利害事之得失天時之變人治之
常一皆載之書以告于王焉是以執要之君子不必
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以有此官為之巡行故也不
必目力察乎千里之外者以有此書為之稽考故也
得其人以載其書則天下之事有不足知者矣故其
職曰以周知天下之故夫故者有所曰而使然者也
天下之理物无常是亦无常非是非代更典時无止

先生之治豈以有涯之力而穷无止之時万民之事
利而無害諸侯之政得而无失四時之行順而无忤
而皆出于常然者先王于此亦无所用知矣王頒常
法以授之諸侯以奉常法以施之民可也奈何民无
常利政无常得時无常順而棄戾之變有出于所遭
之故者不有以知之則天下之不治有不基于此乎
是以先王之于邦國也必因行人使于四方以致其
察焉弔喪恤貧補災贊行行人之為使也万民利害
庶治逆順凶荒悖乱康樂和親行人之為書也奉使

者行人之戒而書其政治者特因之而已故先之五物皆曰令者所以遺其出也後之五物皆曰反命于王者所以紀其歸也其出也于以同休戚王之仁也其歸也于此察政治王之智也行人一出而王之仁智兩得焉豈不曰法之善哉雖然行人所書特天下之故而已周知其利害者戒方民之書也周知其治者司會之書也戒方者九州之圖一定之常典而已司會者四國之治三年之成功而已天下之事固有昔是今非而不出于一定日改月化而不待于三年者

行人之書安可略耶噫先王既以其身當天下之任矣天下之利害吾身之休戚也有人于此疾疢之不知視听之不聞而人以四體為不仁矣况以天下之利害而為人上者曾不聞知而加恤焉且得謂之仁乎孔子曰致五至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言其道也小行人曰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周知天下之故此言其法也道者先王所以治心法者有司所以紀事先王之時所以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豈特其道足以自致哉行人之書抑有助

烏後世堂上之治遠于百里堂下之治遠于千里彼其一堂之間且不及知况欲知天下乎

師氏以微詔王

任已者不足資人者有餘好大者不足積微者有餘天下之理也君子于此有貴于孝者豈以人固有餘于已微固有餘于大哉已者人之類也資諸人斯足以成已矣大者微之積也積于微斯足以成大矣故雖以王者之尊道隆德備而必資于師氏之官以媾詔之者豈不以資人而積微者有在是乎媾者充實

之謂也充實而未至于光輝之大則雖媾也猶謂之微而已蓋善之初生其端甚微若火之始燃一撲之可滅也若泉之始達一障之可塞也有能充之則燎原之烈成淵之量自此以成人之為善何以異此自充實之美進而至于光輝之大則吾王為大矣自光輝之大進而至于化則吾王為聖矣自化之聖進而至于不可知之神則吾王為神矣夫進王于神道雖非師氏之所能而詔王以媾為之開端者實師氏之功也孟子曰左右前後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

善苟非其人則讒諂日進忠信日退一日暴之十日
寒之有不保其萌者矣一齊人傳諸衆楚人咻之有
不能正其言者矣尚何足以成盛德者乎是故先王
之時既擇師氏之官以詔王矣又使之王牽則從者
為是故也雖然師一也有曰太師者三公之職也有
曰師氏者中大夫之職也而鄭氏乃以師氏即王之
三公失之矣先王設官以道之至者為公德之中者
為大夫公與王所論者道大夫所詔者媿其職之小
大固不同矣故稱公以師則曰太稱大夫以師則曰

氏者義可見也然而師氏卑矣不嫌于稱師者蓋善
之所在无貴賤吾知師其道而已庸詎知其人之為
貴賤耶現先王名官之意而尊德重善有若此者則
其詔王以媿蓋无有一言之不听者矣為師氏者而
有隱衷焉其先王之罪人乎

〇〇時見曰會

禮者昭日一

在

先王之正名賓禮豈苟然哉曰時以制禮曰禮以定
名如斯而已矣蓋禮有出于四時之常者朝覲宗遇
是也禮有出于一時之故者時見之禮是也禮之常
者在天有時在國有經不待鎮圭之命而四方諸侯
各以時至故名斯禮者亦各因其時義以道其勤而
已至于无常之禮特出于一時之故而非素期焉者
也當是時也非天子有以命之則諸侯莫知所赴然
則名是禮者如之何亦曰惟我所以集而合之者以
命焉可也太宗伯曰時見曰會其意如此何則朝覲

宗遇四時之常禮也春者一歲之始猶日之有朝焉
夏者萬物相見猶人之有宗焉以春為朝則秋為夕
而暮氣衰矣于此而見可謂勤矣故秋為覲以夏為
相見則冬為相別而各歸根矣于此而見是邂逅也
故冬曰遇此四禮者皆有常期則正名其禮豈他求
哉曰時而已君夫王國有可議之政侯方有不寧之
變于是將合諸侯而命事焉苟侯四時之朝而後國
之則失事之幾矣于是為壇于國門之外而集四方
之諸侯以施政教以行禁令以命征伐以修誼盟是

皆出于一時之事而非諸侯之常禮者也會非常禮
唯上之命然後集而為一則命名之義不可以他求
也其唯會之云乎書曰會其有極傳曰會之有尤
之為義言會諸侯而歸于一也此必有以會之然後
彼來會焉亦猶歲計之會凡以會衆要而為之總而
已矣昔者孔子作春秋也內為志則曰及外為志則
曰會時見者雖諸侯之禮實天子之志焉書會之義
其亦本諸此乎雖然會者君之禮也一人之事也故
歲計之會惟王省之時見之會惟王用之考之于經

蓋未有諸侯而言會者而春秋之時稱會者一何多
耶故聖人列之于經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觀晉侯召
天王于河陽則聖人之訛深矣昔者惟王有會今則
諸侯而會矣昔也惟王召臣今則以臣召君矣故歎
觀周之盛衰非他求也于會見之矣方其中興也宣
王會諸侯于東都及其浸衰也會不行于天子而行
于諸侯又其極也會不行于諸侯而行于夷狄嗚呼
周至于此不復振矣此聖人所以傷之也後之記禮
者狃于所聞方且以諸侯相見于郊地亦謂之會是

烏知先王之禮耶

王大旅上帝何以謂之旅

先王之制祭祀夫豈一端而已哉无事而祭者禮之常者也有故而祭者禮之變者也禮之常者五常固有方矣百神固有職矣歆以祭之則即其常位可也若夫禮之變者特出于一時之故而非若无事之時為裕也舉尊而不及卑舉大而不及小則非所以祈福于百神于是即上帝之位而會百神以祭之夫會而祭之則衆矣此其祭所以謂之旅也蓋旅之為義

猶卒旅之為旅也昔者先王寄軍師之法于鄉遂之中五家為比則合五人為之伍焉五比為閭則合五伍為之兩焉四閭為族則合四兩為之卒焉五族為黨則合五卒為之旅焉自卒而下其人寡矣自旅而上其人衆矣則旅也者可名為衆也自其无事而言之則五旅之人散而為民有至于一人之寡自其有事而言之而五卒之人聚而為旅有至于五百人之衆矣夫先王之制祭祀固有異用而同義者矣今夫一歲之常祀无事而祭者也祭青帝于東郊祭赤帝

于南郊祭白帝于西郊祭黑帝于北郊祭日于東祭
月于西以至星辰風雨之神各于其位而祭之亦何
異于五族之民无事則散而為一人之寡耶及其有
故而旅于上帝也則神不可偏祭力不可偏及于是
五精之帝日星之神風雨之師凡屬乎天者舉會于
上帝而祭之亦何異于五卒之人有事則聚而為五
百人之衆耶惟其百神之旅于上帝非其常位也則
又與夫旅之為逆旅者合矣陣而成列也則又與夫
旅之為陳旅者合矣然則先王之正名祀禮夫豈苟

然而已哉且以下士之旅言之六官之長有至于三
十有二人而謂之旅者以其衆也六官之屬雖至于
十有六人不謂之旅者以其寡也出而天神明而下
士而取名于軍旅之意一皆以衆為義焉則夫旅之
為衆抑又可考矣雖然天神之祭固多端矣致道以
祭謂之祀昊天上帝是也俛物以祭謂之祭燔柴
于泰壇祭天是也尽情以祭謂之享惟聖人為能享
帝是也類其禮謂之類于上帝是也造其所謂之
造類造上帝是也營衛其神而祭謂之禋日月星辰

之神霜雪風雨之不時于是榮之是也祀祭享死事而祭也三祭而異義類造榮有事而祭也三祭而異名榮之祭止于日月星辰而已類造之祭止于五帝而已惟類于上帝然後百神皆在焉謂之大旅者以其大于類造之祭故也記曰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則有故而旅又未若專志以享于上帝之為大也嗚呼先王父事天神其道尽矣死事而享所以報也有故而祭所以祈也報之所以為仁祈之所以為義祈而旅焉則帝將百神而為之

助又所以為智也舉祀典而三善從之則先王之祀上帝其義深矣則夫宗伯之典其禮典瑞之掌其器掌次之設其卹賝金之共夫既相資而為用矣則吾願地事以施于先而責其供地貢以報于後不亦可乎以任地事而合貢賦凡稅歛之事且有地斯有事有事斯有貢事者地之治也故治法不立不可以任土貢者事之功也故地事不齊不可以令貢昔者明王之疆理天下也知夫仁政之本必始于地法之立是故經土地辦井牧蜃為井邑丘甸縣都之制則民

有分土可致其力矣故繼之以任地事者所以為治
野人之道也任農以耕任圃以植任牧以育任虞以
山任衡以澤分為土牧園圃山澤之賦則民有餘財
于是乎可責以貢矣故又繼之以令貢賦所以為養
君子之道也地事者下之賦故任之貢賦者上之政
故令之夫使民任其事而上令其貢然能使樂從而
不厭者是豈出之也大者也治九川如此則浚畎澮距
川亦若是而已矣是以高周承于其後雖其授田之
法出于一時而溝洫之法一本于禹詩曰信彼南山

維禹甸之此之謂也若夫稻人之為溝也特施于下
地者尔然其賦亦曰以溝蕩水蕩之為義激而去之
謂也大之為江漢小之為下地為溝之法出于一
理則雖神如禹聖如周公旦不能逆水之性而治之
况于後世者乎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歛之

事

先王之政施報而已不施于先則野人莫治不報于
後則君子莫養經田野施賦事君子所以治野人也

勤四体輸百物野人所以養君子也夫物之生于土地之間未有不資君子之法以立野人之力以成都高矣則曰其下地而為溝焉溝地高矣則曰其下地而為洫焉洫地高矣則曰其下地而為澮焉澮至川則為尤下矣此之謂曰水之勢遂為淺矣溝則廣深以四尺焉溝四尺為淺矣洫則廣深以八尺焉洫八尺為淺矣澮則廣深以二尋二仞焉自澮至川則尤為深矣此之謂致人之功水之勢致其下矣人之功致其深矣則水之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

而之澮自澮而之川是皆決高以趨下去淺而就深者也故其流行之勢蕩然无滯雖有浮土不可壅也雖有腐薪不可遏也歷歲已久而溝之為利猶曰通而不窮孰謂不善溝者能之乎嘗觀禹之治水也始于冀中于雍卒于兗率皆因水勢而導之下故書曰九川滌源言其通而不壅也江河淮漢水其版焉得不各致其戩以為之輔耶

善溝者水激之

順則通逆則塞物之常性也乃若水之為性其勢則

趨于下而已矣順其下而導之則通而不窮逆其下而壅之則塞而不達是以善治水者必先度地之勢而後致人之力以順導之故其勢若建瓴焉沛然莫禦雖有將遏之者亦將蕩然與之俱逝矣魯何壅塞之患耶匠人之戕曰善溝者水漱之此之謂也蓋水之流行于天地之間猶人之有血氣也運而不積生以之遂節而不宣疾以之作故善衛生者必先運之使疾不生于身則夫善經野者其可不通之使害不生于地乎是故高下者水之勢也我則曰地之勢而

導之使下廣深者人之功也我則致人之力而浚之使深遂地于脅迫哉制之蓋有道矣土宜之法教之使知土均之法均之使平任土之法制之使稱地利之肥瘠人力之多寡適當其平則地事之任不患乎民之不勝矣大司徒制其征均人土均貢其貢或裁地里以適于均或當邦賦以從其便則貢賦之令不患乎民之不從矣任之以事而勝此民財所以裕也令之以貢而從此國用所以充也裕民充國非仁政何以哉雖然既謂之貢賦又曰凡稅斂之事何也蓋

上以政取謂之賦歛財賄是也下以戢供謂之貢若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是也稅其物謂之稅若槩而不
稅是也掠取其物謂之歛若春歛皮冬歛革是也析
而言之其義固異合而言之其用則同以閭師考之
農貢九穀圃貢草木皆謂之貢矣而其先曰以時征
其賦則知貢與賦之用同也以司書考之掌邦之九
賦九政九事此貢賦之謂也而其終曰凡稅歛者受
法焉則知貢賦與稅歛之用同也大抵理財之義不
一而足有曰貢曰賦者所以辦所取所供之義曰稅

曰歛者所以辦所稅所取之義也貢賦之征大故司
徒司書皆以貢賦為之主稅歛之物微故司徒司書
以貢賦又所未盡者特言凡稅歛以該之而已周官
之時貢賦稅歛雖有異名而所取曾不过乎什一者
要其實而言之故也逮其後世諸侯侵叛莫之知止
以區區之魯而稅畝丘甲田賦之法相繼而起其慢
經累于斯甚矣故聖人勤之筆之于經者其亦欲以
正名而救當時之失云耳

劉左史文集卷之二

劉左史文集卷之三

經義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惟大故能有容有容則為物之所歸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天下大物也非王德之大其能容天下之所歸乎今夫匹夫匹婦私營其身視一身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身之所為也不可以有家孤卿大夫士私營其家視一家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家之為也不可以有國公

侯伯子男私營其國視一國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國之爲也不可以有天下蓋家大于身故有一家之德者匹夫匹婦以其身歸之國大於家故有一國之德者孤卿大夫士以其家歸之天下大于國故有天下之德者公侯伯子男以其國歸之其德愈大則其歸愈衆王人之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豈非天子有冒天下之德而能容天下之所歸乎冒圭之制刻之以銳以驗圭也刻之以圓以驗璧也四方之諸侯大者執圭小者執璧各以其時而見于天子天子于是乎乘冒圭以臨之所以示其有冒天下之法故能受諸侯之來朝也昔者文王小國之君修德行道天下歸之書曰我咸承文王功於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是也迨至幽王暴虐無親雖其兄弟之國猶且叛之菟柳之詩所爲作也文王雖小國之君而有冒天下之德幽王富有天下而行匹夫之行然則諸侯之從違斷可知矣先王制圭之意可不深念之哉然而必以四寸者小之至也于是乎又昭之以謙也老子曰聖人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傳曰名以出信以守器以藏禮名器先王慎之
不敢以倣人者以信之所出禮之所寓焉者也公卿
大夫士此名也有其實者然後得其名宮室車旌衣
服禮儀此器也有其名者然得得其器名器雖人君
且不得而私也況于臣乎古之王者考實而定名緣
名而授器立之紀律載之典策信以是出禮以是藏
使天下之人不敢犯如江河不敢越如城隅絕覬覦
之心而滅凌犯之志者命立而分定故也周官設典

命之職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命而曰其宮室車
旌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凡以是而已命者君所
令也謂之命則若天之命萬物長短小大一成而不
可易也上言而令之下稟而听焉人豈得而私之哉
諸侯之命以九以七以五皆陽數也人君故也諸臣
之命以八以六以四皆陰數也人臣故也邦國之制
既詳於諸侯而諸臣之命尤不可廢是以公之孤四
命眡小國之君且既謂之孤矣其德能衣被八則不
可屬之卑者視于男之禮不為僭也公之卿三命其

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或以三
或以再或以一則諸侯之德隆而位尊者也故其臣
之命稍增而不為過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煩而
縟可知也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或以再
或以一或不命則諸侯之德薄而位卑者也故其臣
之命數稍降而不為辱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蹙
而略可知也夫惟尊者煩而縟卑者蹙而略故堂各
有筵室各有度或高之為貴或小之為美而宮室有
制也乘棧車者不敢以乘墨車乘夏綬者不敢乘夏

篆旗各有等旂各有數而車旗有辨也元士之服不
敢以毳冕大夫之服不敢以朱襪小人無赤芾之賜
君子有綉衣之章而衣服有別也尊卑異等詳畧異
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而禮儀有數也若然
者非各眡其命之數其能若是之稱哉成周之時正
邦國之位則有大宗伯之九儀辨宮室車旂之用則
有小宗伯之禁令而典命者又載其命數而藏之有
司若有辨則眡焉此邦國諸臣所以無敢違命以犯
上者也逮夫王室微弱諸侯恣橫先王禮籍之用慝

其害已而削之殆盡當是時上不知所令下不知所承山節藻稅有如臧孫塞門反坫有如管仲宮室之制亂矣羨其車有如慶封請繁纓有于奚車旗之制亡矣設服離衛有如子圖瓊弁玉纓有如子玉衣服之制失矣魯以肆夏享卻至周以上卿享仲父季氏大夫也而有泰山之祀三家陪臣也而用雍徹之樂而禮儀之制壞矣其始也諸臣僭諸侯其末也諸臣不僭諸侯而僭天子夫以諸臣之卑而上僭天子之貴則錯亂甚矣何名器之足信乎是以後之君子思

為政于天下則曰周公之典在焉蓋將有所考而正之也惜夫

辨法者考焉辦事者考焉

結繩之政後世不復久矣聖人有作易之書契豈特以備遺亡而已百官以治實取諸此是故設為治法所以與百官治人于明者也設為吉禮所以與百官事神于幽者也百官之治才不必皆強智不必皆達而怠墮黯闇之政有不免焉然則先王所以治人事神者不幾于廢弛乎是故設之太史之職而六典八

法八則之法祭祀之禮一具其文以藏之使夫遠而有辨者可以有考此辨法者考焉辨事者考焉所以為百官之治也莫非法也六典治邦國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凡以治人為務者此太史所書之法也莫非事也籩簋之設內外之位前後之序凡以事神為務者此太史所書之事也典法則之法太宰建之小宰司會送之此無非以法為任焉及辨法焉則以太史考之蓋考其法非掌其書者莫知其詳故也祭祀之事宗伯建之肆師祭僕相之此無非以事為任

者及辨事焉則以太史考之以考其事非掌其書者莫知其詳故也蓋史之為職掌官書以贊治而太史以大夫為之又其贊治之大者也百官有辨于此考之焉乎而不可是故邦國有治辨乎我考之六典之書可也都鄙有治辨乎我考之八則之書可也官府有治辨乎我考之八法之書可也考之而其辭不信則是姦偽以侮法者也故于是乎刑之祭祀有所辨者序考之禮書之所次可也祭祀有所辨者位考之禮書之故常可也考之而其辭不信則是怠惰以從

事者也故于是乎誅之刑之罪大誅之罪小法言刑
事言誅亦各有所也觀司約所藏盟約之載以待邦
國人民之不信者大有殺小有墨則先王所以待不
信之罪亦隨其事之小大而已故祭僕誅其不欽小
宰刑其不用法者而與太史所言合者其以此歟嗚
乎刑政之不明嘗始于書籍之不存故政亡而籍存
有王者起猶得而正之矣觀孟子所謂諸侯惡已而
皆去其籍則臣下之所惧實有在于法事之所存也
然則太史所掌烏得不為之重事耶

以六律為之音

學詩之道有本有用志之所之謂之詩此其本也聲
成文謂之音此其用也本失其中則言不止乎禮義
其文能足論而不失乎用失其和則音不出乎度數
其聲能足樂而不流乎是故先王之教人以詩雖其
本之道德出于性情者固已盡美而敬音之末亦不
敢苟焉者非以是為美听也蓋將以納世於太和而
乃不能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且不足以感動人之善
心豈作樂之意哉此太師之教六詩必以六律為之

音者此其意也且夫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非宮也非商也而合乎大順非律也非呂也而應乎自然此聖人之天樂出乎心之無所傳而然者雖師曠清夜傾耳以听曾不得其聲音尚能以律呂而為之節奏哉夫惟存于心而為志宣於口而為詩既已存于心矣且得無形乎既已宣於口矣且得無殺乎形殺者度數之所域也域于度而求越于度域于數而求出于數則將與物為忤而失所以和順之道此學詩者所以不能捨六律而正五音有待于太

師之所教者也是故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此黃鐘之為宮也六詩之聲即此以求之則聲成文而為音矣大呂為宮夷則為徵應鐘為商无射為羽南呂為角此大呂之為宮也六詩之聲即此以求之則聲成文而為音矣非特黃鐘也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凡屬乎律者莫不然焉非特大呂也應鐘南呂林鐘小呂夾鐘凡屬乎呂者莫不然焉夫惟六詩之章一出于六律而為之度數故能播之金石形之舞蹈宣之絲竹達之匏革而與

堂上之歌相和為一翕如其始作也純如其從之也
繹如其樂成也曾未有毫厘之差者蓋其所歌出于
一律故爾以傳求之六詩之音雖不可槩見然觀鄉
飲酒之樂工歌鹿鳴四牡皇之三天歌南陔白華
華黍之三終之以合樂焉鹿鳴南陔詩之風雅也而
鄉飲以之合樂非夫六律之為音亦能若是乎以至
射也燕也冠昏也凡用樂莫不皆然此六詩之義所
以用之天下而使人聞之者可以興可以群與樂同
其妙用者大師之教為之闡端故也昔者舜命夔典

樂教胄子有曰詩言志歌永言教依永律和教則教
詩以律其來尚矣于舜之世而夔之樂乃至于百獸
率舞鳳凰來儀者豈特德化之所由致耶律呂之法
抑亦有助焉耳

顏淵問為邦

有聖王之志者必求知聖王之學有聖王之學者必
求知聖王之政蓋君子之學非期於美已而已也况
將施于有政以兼善乎天下焉若顏子者其知聖王
之學乎此所以有為邦之問也蓋問也者心有所欲

為而未達者也。非其所欲為，則學者不問。非其所可為，則教者不答。昔者孔門之弟子，其有欲為政者，固亦多矣。由之可使有勇，求之可使足民，赤之可使與賓客言，彼其處心積慮，持不出乎一國之事而已。未聞有以聖王之政為問焉者。非不問也，學不至也。故聖人之告以政也，亦不出乎數者之事而已。若夫顏子之志，則進於此矣。觀其晏然處於陋巷之中，寧甘心于簞食瓢飲之樂，而不肯屈身以從仕，彼其志豈淺之也哉！故孔子許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夫

既與聖人同其用舍矣，而用之則行，必將有聖王之政。此為邦之問所為發也。然而為邦之道，柰何曰三代之時，也。而夏以忠為善，三代之輅，也。而商以質為善，三代之冕，也。而周以文為善，至於功成作樂也。惟舜之韶，舜為尽善焉。蓋四代之法，也。孔子之言萬世之法也。然而孔子之集大成，豈特此哉！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吾集之以為行者也。百王之訓誥，三聖之交象，國史之春秋，太師之雅頌，吾集之以為經者也。政也，行也，經也，是三者

率皆集之前代以成吾萬世之大法後世雖有作者不能易此也嗚乎聖人之道如是之大也非亞聖曷足以語之孔子之言政所以特告顏子也

實若虛

道心天也天豈有量耶而或者以有我求之則取道有量矣有量者必盈二者必矜何則彼其所以為善者非曰理然也我也以有我而為善則六尺之軀其所容幾何哉雖其量有多寡未有久而不盈者持其盈以夸于世曰我善是亦足矣則天下之善雖有

大於是者其亦何由入耶嗚乎是亦淺矣乃若昔之好學者則不然方其未得之也孜孜然若不足及其既得之也亦孜孜然若有所不足非固為此謙損以要夫君子之譽也蓋其心之所存者道也彼其心以謂天之與我者與天為一天不窮於道而我獨可以窮於道乎是以愈實而愈虛愈大而愈不足也豈若淺中之士廣已造大以為莫已若者哉此實若虛曾子所以矜顏子也嘗觀二三子侍坐于夫子路則行然勇者也子貢則喑然辨者也子張則堂

然莊者也而顏子獨顏然于其間獨恂々然若無能為者孔子乃與之夫豈其中必有大過人者歟何聖人與之也顏子曰願无伐善夫有善不伐不敢有其已者也為善不有其已則以天下之善皆吾所當為而為之其心豈可量也哉此孔子見其進未見其止也雖然顏子猶未離乎實者也若夫大而化之則舉萬善而融于道庸詎知吾所謂實者非虛耶所謂虛者非實耶虛實兩忘聖人之事也噫衆人則空々者也賢人則充實者也至於聖人然後虛實之名忘矣

若顏子者其亞聖者歟宜乎曾子所稱如此
焉用稼

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勞心以治人者大人之事也勞力以食人者小民之事也治人者必資勞力之所食二人者必資勞心之所治此天下之通義未有一人之身而可以兼焉者然則君子於此將安取乎亦曰修其大者而小者從之而已矣又焉用稼為哉子曰焉用稼所以闢樊遲之問也且嘗譬之大人之事以譬則心也小民之事以譬則耳目手足也一人

之身四體不能以相通則亦各司其任而已耳司听
目司視手司舉足司運而心居中央致思以制四體
之用爲不視不听而耳目供其用不舉不運而手足
供其用夫君子之待其身亦期於若心之制四體焉
苟待其身以大人之道則四方之民望之焉襁負其
子而至將爲我保豈不猶耳目手足之行心腹者哉
故古之人有修孝悌忠信之道雖不復用於世猶傳
食於諸侯不以為素餐者其道素修也又况得行其
道乎後之昧者不知察此有若許行爲神農之學欲

其民並耕而食孟子所以闢之者宜矣然則孟子者
其孔子之徒歟

操則存何如其操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精
故能不惑惟一故能不二不惑不二則心之至神有
主於中可以允執而不失之矣孟子曰操則存亦其
意也且心无形也君子于此何以操之乎一主于善
則瞬然而存一忘於心則茫然自失所謂操者亦主
之勿忘而已矣是故昔之學問以求其放心者造次

必于是顛沛必於是坐如尸立如齊其處也若思其行也若迷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視不離于袷帶言不越於表著听不惑于左右斯須之間未嘗敢怠其所操故瞬然則存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果何所見哉其心存故也楊子曰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且以孔子之言考之自十五而學至於三十而立則操而存者之事也四十而不惑十而從心則操不足以言之也然心之所存者神也体而不遠何有於存亡即而不離何有于出入而益

子云爾者特以操舍而言之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聖豈有罔念者哉謂狂聖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爾噫耳目手足人之所謂小体者也心之官則思人之所謂大體者也世之人知存小體者多矣一指不若人則知惡之至於心不若人則未嘗知求之也是故以全足笑王駘之不全足者天下皆是也乃若王駘則有不亡者存而人則存者亡矣然猶笑之尚能充其顛者乎合而言之道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性既分於道矣而仁又出于性此仁與道之所以分也道無方也分于仁則有方道無數也分於仁則有數蓋稟陰陽之氣以有生則域于方而麗于數人所不能逃也人與人相與分于陰陽之氣以有生雖曰於物為靈其出于道亦已不可謂之全矣雖然道一也散而為分不失吾一合而為一不遺夫萬則夫人之於仁獨可以自異於道乎蓋不合於道累于形者之過也人能忘形以合于心忘心以合于道則天

地萬物且將與吾混然為一不知吾之為天地萬物耶天地萬物之為吾耶進乎此則天而不人矣且得謂之人乎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之謂歟

達則兼善天下

君子之學未嘗不以天下為心以天下為心則天下亦猶我也豈獨私善其身而不與天下同之哉旁而在下則道固不可行也善已而已矣達而在上則道可以有行也豈得不推所以善已者善天下乎孟子

曰達則兼善天下此之謂也嗚乎君子之所以待天下者可謂仁矣人之所以親且愛者莫若吾之身古之人親愛其身兢慎恐懼不敢以不善加焉以謂天下之所以與我者莫不有仁義禮智信五者之善也君子以仁善其身非仁不居以義善其身非義不由以禮善其身非禮勿動以智為身之燭以信為身之符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吾之所親愛其身而善之其自厚如此至於遠而治天下豈他求哉亦以夫吾所以善乎

已者善之而已推吾仁以善之使天下莫不仁也推吾義以善之使天下莫不義也推吾禮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禮也推吾智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智也推吾信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信也以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凡吾昔之所以善其身者今則无一不與之同天下之不善也吾亦若不善其身之為憂天下之皆善也吾亦若善其身之為樂天下之與吾身以分觀之則不同而君子之所以兼善之者未嘗有異然則君子之用心豈不

亦仁且厚乎伊尹處畎畝之中湯三聘之而不就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自樂以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伊尹之心方其聘而未就也若將終身至於幡然而改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辭非其始怯而終勇也窮達之分不得不然尔若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可以獨而不獨君子以為犯分可以兼而不兼君子以為苟祿犯分不義苟祿不仁二者君子所以不為也

論

行於萬物者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一也而名二者即形之上下而言之也世之昧者不知其一乃以虛空曠蕩而言道故終日言道而不及物以形名象數而言物故終日言物而不及道二與物離而為二不能相通則非特不知道亦不知物矣盖有道必有物无物則非道有物必有道无道則非物是物也者論其形而道也者所以運乎物者也明乎此則莊周

之論得矣蓋道生一曰生二曰生三曰生萬物自一
以及萬皆道之所生也一名于道必生以及物而不
能自己則其散諸物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星之所
照臨河岳之所融結動植之所生成果且有已乎哉
道行不已物之形所以生物生不已道之用所以著
今夫仰觀乎天則天積氣也然其日星之回旋雲漢
之卷舒風雨之散潤寒暑之運行一往一來一盈一
縮若有運轉而不能自己者是豈積氣之所能為哉
道實行于天下矣俯察乎地則地積形也然其山川

之興雲蕪澤之通氣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蕃息一消
一息一化一生若有机織而不能自己者是豈積形
之所能為哉道實行于地矣中察乎人則人也者又
積形積氣之委也然其耳目之視听口鼻之嚙吸手
足之舉運一靜一動一作一止若有關鍵而不知其
主之者是又豈積氣積形之委所能為哉道實行于
人矣三才者萬物之大者也而道實周流其中焉奔
三才以該萬物則道之為道可覩矣孔子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道一也即其所行于天地人而言之故分而為三
焉號物之數謂之萬以一而分三以三而分萬則物
各有道矣物各有道則道亦萬也而不害其為一者
萬物之生本于一故也道非一則不能運萬物万物
非各有一則不能以自運人知一之為万而不知万
之為一則並行而不悖于道豈不昭然矣乎嗚乎道
之行于萬物也如此而或者昧之謂道在天耶仰而
視之見天而不見道是直以形求之尔胡不反求諸
身乎彼其食息視听之所以然者孰主張是孰綱維

是正必有尸之者矣誠能齋心沐形去智與故以神
求之則廓然心悟瞬然目明向之所見无非物今之
所見无非道矣見無非道則是道在我也道在我也
者所以行道非道行於道者也嗚乎論至于此聖人
之於天道之事也學者可不勉乎哉

君師治之本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有二焉一曰形二曰道舍一
氣之精鍾五行之秀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視明而听
聰貌肅而言义人之形也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夫婦

之別賓主之禮朋友之信人之道也形與道具則人
所以為人者足矣雖然天地能肇人以元而不能與
人以形父母能與人以形而不能化人以道則夫統
而正之教而成之使人日由于道飢而食渴而飲以
相與群而不亂者得无自然而然哉君師者所以化人
于道者也故荀卿以為治之本而列諸天地先祖之
後以為禮之三本善乎其推明之也竊嘗謂人生于
天地之間其不能无羣也久矣羽毛不足以禦寒暑
爪牙不足以供嗜慾雪霜風雨之苦暴于外則无挽

草木治宮室緝絲麻以成之飢渴男女之欲役于外
則无鑿井泉布帛黍稷合夫婦以成之力不能兼通也
必有士農工商以成之智不能獨任也必有鄉党朋
友以成之夫以一人之身而與是數者之衆相與為
羣於天下紛々籍々未易以億萬計于斯時也法度
不立則力強者執兵強者智強者譎幾何而不趨
于乱乎仁義不明則居迷于所為行迷于所之冥然
无知以蹈村機幾何而不底于悔乎村乱並作頽雖
有天地之功父母之恩亦将无所柰何則夫秉法度

之權修仁義之教以相班治以相訓迪者是乃所以
輔天地不全之功成父母不及之恩君師之法豈不
大哉詩曰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視予猶父也
夫父母之功亦大矣而古之人以君師配之者其功
同也其功同則事之：道同就養之方服勤之久聞
命之恭著在禮經略可考矣觀周之季禮之見于世
者有若齊女之候奔者問父先其君孔門之議服者
喪師視其父則其事之：禮為何如哉雖然禮有三
本其道一也事君無可去之理而孔子于魯則去之

事師无可逃之理而孟子乃使夷之逃墨何也蓋父
母者天之合以形言也形可逃乎君師者人之合以
道言也苟非其道則其所資以為治者已亡其本矣
何禮之有是故君道然耶而高克去其君是孔子之
罪人也不然則孔子亦將去魯矣師道然耶而陳相
背其師是孔子之罪人也不然則孟子方且使夷之
逃墨矣二者或去或不去雖出于禮之變然其所以
事之：實益无異致也傳曰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
故事三如一此禮之所以大也然則荀卿之論其亦

主于事之。礼于觀其名篇。新可識矣。學礼者不可不察也。

義勝利為治世

好義欲利之情人之所兩有也。二情交戰於胸中。義嘗難持於所守而利嘗易滿於淪胥。此人之情所以輕義而逐利而爭亂之村自此熾矣。先王以謂人之欲利之情吾固不能絕其欲也。尤將廓義風以聳動之。俾其皆知義之可尊而利之不足尚而視不義之得若內溝中之汙常恐浼我者則名節奮而爭亂息。

矣。義之與利猶陰之與陽也。陰可使佐陽而不可使勝陽。道常饒陰道常乏。然後萬物生也。利可使和義而不可使勝義。尤常重利必常輕。然後天下治也。昔之人君所以成極治之隆者未有不本諸此以古考之。昔國面朝後市欲其先義而後利也。市師所泣之次謂之思。次欲其見利而思義也。士之所受之田謂之圭田。欲其以義而受利也。而又擇其長以相統。正比其人以相糾。受或是其賢或黜其不肖。凡此皆所以示民以義之為重利之為輕。是以天下之人

知義若是之重故不敢棄義而逐利知利若是之輕故不敢趨利而犯義閭門之內子盡其孝而无好貨不顧父母朝廷之上臣致其忠而无好貨不顧其君鄉党之間无利合之友閭市之廛无飾偽之為出而田野无爭畔之失遠而道路无拾遺之人舉天下之大臣皆趨乎羞惡之端凡不以義而得者有所不為故无爭奪之患无村乱之變中正之俗成節義之風著獄自此息刑自此措三代之君所以登太平之盛而後世莫之反者由此道也漢武之君不審夫治乱

之原存乎義利之間區區闢地于匈奴任楛克之吏頭會箕歛以啓天下好利之心當是時盜賊並起直指使者僅能勝之故史家譏其彫弊雖其法度文物之盛而不能謂之治世者抑有由矣此董仲舒所以救當時好利之弊而欲以教化隄防之也嗚乎義利之心人兼有之然好義者常寡而徇利者常多故孔子貶无駭以塞利欲原孟子譏宋桎以開義路凡以救其弊而已

劉左史文集卷之四

策

兵

昔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以孔子之聖豈容軍旅之不知然而云爾者所以救靈公好戰之弊也後世學者遂以謂學者之道專事俎豆之間豈不妄哉昔者季氏問於冉有曰子之知戰學于夫子耶性之耶冉有曰即學于夫子者也夫子固未嘗言兵冉有孰

從而學之蓋文武之道非有二也一理而已儒者明
乎一理之變以接萬事之散殊乎居无事晏然自若
卒然有變則亦何異乎揖遜之間而左右周旋以應
之耶夫武事之于儒特其政事之一尔求之仲尼之
門冉有季路其人也孰謂仲尼之徒不季之乎仲尼
之後未嘗不知兵不知兵者不足為仲尼之後第不
若後世之謫爾大抵天下之政自有常理好戰非也
忘戰亦非也好戰之甚傷財害民其弊也常至於忘
戰忘戰之甚養寇遺患其弊也常至於好戰此勢之

自然所不能已者是以聖人未嘗去兵亦未嘗好戰
顧其所以為天下之具不得不備以待不虞之變尔
後世之季聖人者乃或不然甚者抗兵相加暴骨平
野以快一時之憤否則棄去武備以召不測之禍此
皆非得為兵之大勢者也若夫或攻或守或進或退
或示之奇或示之正此特在臨机制變之間爾可預
言哉趙括能讀父書而不免長平之敗房瑄用古車
戰而有陳濤之奔此輕言兵者也是故古之善言兵
者必先覘天下之大勢而後議攻守之術不知勢而

議攻守一邊吏之事而已何足為君子道哉儒生之言近於迂闊然久而不勝其利惟執事者擇焉

君臣同心

蒙嘗觀文王之昼卦然後知君子小人之道分矣其昼竒者陽也君子之象也其昼耦者陰也小人之象也君子之心主于義則周則一是以陽昼似之小人之心主于利則比則貳是以陰昼似之故同心協德貳故徇私阿党同心者治徇私者亂此泰否之名所為分也雖然君子固同心也而不能使

其類必用於朝廷小人固徇私也而不能使其類必退於草野蓋德者戒也而用不用者君也故欲有同心之臣必先有一德之君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孔子釋之曰同声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覩上本乎地者覩下則各從其類也夫欲平治天下則必生大有為之君以為之先有大為之君必有德之臣以為之助類之相感所尤至者也是以堯舜為之君斯有禹臯陶之徒同寅協恭以為之臣故

唐虞以帝成湯文武為之君斯有伊尹周公之徒一心一德以為之臣故商周以王觀其一時君臣相與以義固治之盛也有一新命必再拜而遜之有一昌言必再拜而師之有事則相戒以不怠成功則相推而不居周公則曰惟汝與召公則曰惟我公一唱一和相應如響若七十二子之于孔門欣：愉：无有異志必期于輔成而後已嗚乎盛哉是豈禹稷臯陶益契周召之徒所能至于是歟蓋唐虞三代之君實有養以使之爾方是時也伯鯨方命而圮族共工靜

言而庸違晉蔡之徒挾三監而並起其小人之異意思以讒說流言以惑其君者亦有之矣夫惟其君始察而終信之是以稷與周召之徒得以同心而共理以贊其君於帝王之盛詩書所載後世无加焉天錫我宋主上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德龍飛于九五之位競：業：日念至治遂拔一二大臣而用之此正稷契臯陶周召之徒利見大人之時也而廟堂大臣又思所以一志協謀上副吾君願治之意旁招俊彥列於庶官可謂合于泰之彙征君子在內而一心謀治

以承功勳者矣。學之士智慮淺末不足以窺測萬一竊嘗讀書見堯舜三代之盛其君之所以任臣其臣之所以事君意其尤以過于今日謹因明問誦書以為獻焉。昔者舜之命九官也既各任之以其職矣復戒之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夫以禹稷之相汲引宜其異意无有也而舜既戒之故禹得以暨益而奏幹食暨稷而奏艱食雖殛父而興子而君臣相信而不疑此人君求治之至誠而相戒之著者也。是唐虞之所以治也。昔者周公之為師也召公之為保也而召

公不說夫召公豈疑周公哉以成王中材之主而承難繼之所以憂之也故周公作君奭以諭之至舉成王文王皆有臣鄰協力之助期于相勗以輔成王治故其卒也周道以興此大臣求治之至誠相勉之效者也是周之所以治也夫唐虞三代之治一本于君臣之相戒如此則為今日獻姑舉諸典謨訓誥之文以陳之而已矣若夫漢唐覺錮之事此則不知戒者之村也蒙故不敢道焉

州郡立學皆置學官

愚嘗謂三舍之法視賓興為不足視科舉為有餘何以言之賓興之法詳於行而略於言三舍之法詳於言而略於行則取人以言者不若行之為愈也三舍之法屢試而後補科舉之法一試而得之則取人以暫者不若久之為愈也昔者先皇帝將欲化成人材以須後日之用乃行三舍法于太學是豈苟欲救當世之弊而以成周之制為不可行于今日哉蓋嘗聞唐太宗之言曰不井田則周公之制不可行也井田立故貧富无相臨之勢是以公道行焉井田廢則

貧富有競利之心是以私道行焉公道行者是非得真私道行者是非失正然則鄉舉里選之制後世其不可復矣况欲捨衆人之私心而一取公於法則三舍之制其賢於科舉不亦遠乎故自元豐以來尤所注意天下之士望風鱗集爭趨禮義之化以幸此日之難遇者盖肩相摩而足相踵也雖然三舍之法行於太學而太學之負才二千餘爾遠方之地距師京者或數千里而後就學于此天下之士不可勝計而就學限以二十則教養之道无乃或未廣乎道不廣

則擇之也不博擇不博則取之也不精此明問所以
欲郡立其學立其官而下問於諸生也愚雖不敏
切願布一二焉昔者吳起嚙母臂以請從師于曾子
曾子薄之陽城為國子司業一日令于諸生去而覲
親者蓋不啻數千人夫學所以學為忠與孝也今也
太學之制告假者限之一年而預上舍者必終歲而
後可得切恐有孝如何蕃者有不得預茲選矣昔者
仲尼設科於魯從之者益三千人至于七十二弟子
之列則魯人居其半其次莫如齊衛魯之鄰國也夫
裹糧千里以從師古人之能事也而他國之士從師
於孔子猶未若齊衛之盛况乎四方之士遠京師者
或數千里終歲聚糧尚懼不繼則雖有賢如原憲者
切恐不能自致于太學矣故為今之計者莫若推三
舍之法以行于天下使近者不得挹羈旅之戚而遠
者亦得承誘掖之化願不善哉若夫欲无勞民費財
牽制不可為之勢愚願循舊制欲考察德行道藝而
進之得其當愚願明賞罰何謂循舊制州縣之間必
有學焉因之可也其或士徒鮮少數不滿百併之可

也如九路立之學則一踞之士固已多矣斥大黌舍則為擾民併遠就近則為勞士凡郡立之學則僻陋之邦士固少矣建置官師則為具位士徒不足无以充選故莫若酌其員數之多寡因其黌舍之廣狹可因則因可併則併則勞民費財非所患也何謂明賞罰曰三舍之行利害繫焉苟欲趨利何所不至權行貴胄有請託之私千金之子多假借之偽私偽並行而望進退之當益亦難矣故莫若嚴其大法而略其細文大法嚴則循私者不得逞細文略則好爭者不

得肆夫如是則考察不審非所患也行之於先既不為擾民考之于後又足以得士然後通而非之于太學則降一等以取之是亦自鄉升之司徒之遺意也行之數年愚將見窮荒僻陋之壤亦將闡然濟然元以異于輦轂之下矣惟執事者以人才為念而為上陳其說焉則天下學者幸甚

名節

愚嘗評天下之節有二槩焉有上節者有下節者昔者孟軻養浩然之氣以遊乎齊梁之間談帝王論仁

義雖其君不說至于怫然變色方且雍容閑暇請以
正對而不可奪此節之上者也冉有仲由親受業於
聖人可謂知義矣而顓臾之伐力不能救乃從而飾
之曰夫子欲之而已果欲之而得不為之救乎其後
由雖死于孔悝之難然亦不中節矣此節之下者也
噫節義者君子之大致人君所持以維持天下國家
者也上節如孟軻古人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多得者
也下節如仲由蓋自衆人而下多有之必欲進其所
長救其所短以至于大全蓋亦為之勸沮之方而已

何則中人之性進之則上排之則下進之可使盜跖
為伯夷排之可使伯夷為盜跖此勢之必致者也胡
不觀兩漢之間乎西漢之士非固不好義也而挺名
節者一何少耶排之故也東漢之士非固好義也而
挺名節者又何多耶進之故也蓋嘗考高祖以馬上
得天下首喜功名而薄仁義士之自好者固已遁商
山而不出矣逮至孝武所謂好儒者也奈何強明自
任恥于見屈一時賢士誅戮殆盡其間獲全以終其
身者類不過乎公孫弘石慶之順從而止尔東方朔

司馬相如之談諧而止爾其君所尚如此幾何不使天下之士崇勢利而羞仁義者乎故自元成以來廉節道塞學士大夫包羞含垢俛首于下執事以幸升斗之祿爾然无復自喜之氣雖賢如楊雄者猶幾于不免况餘人乎是以姦雄之徒无復畏憚得以談笑而攘之蹟其所以致此豈特恭顯數君之罪哉抑高祖孝武有以抑之于其初而然耳光武之興也列侯名將相與戮力以成一代之業者有若寇鄧耿賈之倚其豐功偉績有足褒重者固亦多矣不此之顧而

獨勤：以身先于故人之子陵而又侯湛卓茂之徒亦非素有顯：之功也一旦加之侯列之上曾不少貳于是天下曉然知勢利之為卑而道德之為尊矣更相崇尚遂以成俗雖歷世以遠而其風不衰下至于儒夫孺子忠義所發猶有甘心于姦逆鼎而不悔者而况耿介者乎漢祚雖已衰微而姦雄熟視不敢竊發誠以仁人義士所與掖持者甚衆故也蹟其所以致此又豈獨陳蕃數君之力哉亦光武有以進之于初而然爾大抵人性靡常惟君所尚其開端也

曾不出于旦暮之間及其成效也乃在乎數十世之
後不可不察也然則為今計者柰何亦稽諸兩漢而
已稽西漢所以失則柔媚之徒沮之可也稽東漢所
以得其廉節之士勸之可也何謂勸曰廉節之士介
然自守彼其視夏畦之勞若去烈火猶懼不速其肯
脅肩諂笑以自媚于人哉不用于朝則亦去而之山
林而止耳為政者尤若得人若而用之優之爵祿崇
之名節譽豈徒忠直之言日聞于上而天下之士亦
將欣然慕奮然從而日趨于禮義之域矣何謂沮曰

諂媚之士望風希旨以求合乎上者直志于得而已
无恤其他也曰然亦然吾不知其實然乎否也曰不
然亦不然吾不知其實不然乎否也上之人二不得
其情而遂用之則今日之然又轉將為他日之不然
矣必在察其情稽其事驗之以所與往究之以所從
來則信誕見矣其不信者薄加擯斥示不復用而貪
得之士亦奚肯捨所守而犯所禁哉此功沮之方也
雖然天下固有所謂豪傑之士招不來麾不去如蓋
輒之自信者矣殆非功沮之所能動也苟非其人則

必畏誅而賞慕人皆畏誅而慕賞則吾功沮之道行
矣及其久也漸以成風則天下之士又將有不待賞
而功不待誅而沮者觀東漢之季士有不畏朝廷之
誅戮而畏天下之清議者此又其效素所較然者也
今也誠能本之學校以鼓舞之而輔以功沮之法愚
將見在位之人皆節儉正直有如文王之時者矣區
區

用人

古之制爵祿也五等公也孤也卿也大夫也士也先
王豈以是等級天下之士哉以其德不足公也故命
之以為孤以其德不足於孤也故命之以為卿以其
德不足于卿也故命之以為大夫以其德不足於大
夫也故命之以為士其貴承于天子而无嫌其德大
也其賤列于下士而非屈其德小也夫小德之于大
德相去遠矣求小德於衆也猶什伯也求大德于小
德猶千萬也是以古者天子之制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其中下士之則以萬計豈不以德
愈大而求愈難德愈小而求愈易哉孔子曰才難不

其然乎夫公者止于三而已。猶曰无其德則闕之。况孤卿乎。然孤卿之才則不若三公為難者也。故自古以來未之敢闕。惟其不闕而又當其才。此治古所以為可尚也。文王之時小大之才皆可用。而棧樸之詩作。薪之楨之是也。宣王之時小大之才採之有餘。而采芑之詩作。薄言采芑是也。夫才之大者為難得也。而文王宣王之世獨取盈為宣。非教養而然乎。我國家以庠序養天下之士。求之經術擇之師儒。所以作成人才之意固已進乎宣而肩乎文矣。固宜濟之多。

士溢于今日公卿之才取足而有餘。而乃廟堂之上每以乏才為憂。侍從之列省寺之官闕者幾半。久而未補。此議者不得不致疑于斯焉。愚嘗思其故矣。朝廷以資格取天下之常才。以薦舉待天下豪傑之士。處于下列。固有之矣。而試之未詳。知之未及。亦未之敢舉也。故必擇其優為之者。然後敢用。求于遠足而已。此君子慎名器之道也。柰何前日異意之人。臣悉以擯斥。是皆出于大臣侍從之列也。斥者既退矣。而欲用者尚試之未詳也。是其所以闕員者乎。孔子曰。

犁牛之子騁且角雖欲山川其舍諸此言才之難也
天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言舉才之道
也夫自侍從以至于省臺寺監之官其員衆矣吾君
獨能盡知之乎是有賴於吾相也吾相亦獨能盡知
乎之是有賴於侍從之臣也昔唐太宗謂房杜曰僕
射所以助朕廣耳目訪求賢才者也比聞日閱訟數
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事屬左右丞大事閱僕射夫
閱訟事之小者也一訟或失在一事爾而擇人一失
其敗事豈不多乎姚崇嘗擬郎吏于元宗元宗不主

其語乃曰大事吾與辨除郎吏小事爾顧崇不能重
煩我耶夫擇人任官真宰相之任也以謂百執事之
衆不足以徧知亦使侍從省守之臣薦其才而已陸
贄語于德宗曰左右丞郎中御史大夫中丞達官也
陛下擇宰相而可擇天下之才可耶柳渾曰陛下
當擇臣等以輔聖德臣等當擇京兆尹以洪大化尹
當擇令以親細事夫才之難也久矣誠以一人之明
不足以徧知天下之賢則亦上下相委以廣求之
道也已所不知人其知之矣必欲懲妄舉之失則察

之可也孟子曰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荐人于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故察之見賢焉然後用特在吾君吾相而已昔前所降之詔許侍從之臣各舉爾所知以應任使者正為時擇才之大法也鄙生无知姑叙所聞焉

雜對著

漁樵問對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盤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非餌可乎

曰否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與試為子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犹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末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况分乎彼此哉子之言体

也。獨不知用耳。樵者又問曰：魚待烹而食，必吾薪濟之乎？曰：然。子知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也，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柰何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知之矣。敢問：水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无寒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是故能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

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固者，不能以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脩乎人，万物之道，脩乎身。衆妙之道，脩乎神。天下之能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

及子之門則幾至乎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飲而論焉

漁者與樵者遊于伊水之上渙者歎曰熙熙乎万物之多而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无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无心意之謂也无物也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

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有何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无涯有无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无之謂聖惟神與聖為能參乎天地者也小

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夫名也者實
之賓也利也者害之王也名生于不足利喪于有餘
害生於有餘實喪于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
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者必以名衆
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
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何害生實喪
之有耶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无害
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

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
具六物而所以得物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
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釣也餌也一
不具則漁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
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
也是故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
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
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村福者天

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
難逃已天降之災讓之奚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
有餘事于其間哉樵者曰有為善遇禍有為惡獲福
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常不常
分也一命一分人其可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
人之遇福非分也命也常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
禍非分也命也常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
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

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乎夫利害之
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
无利害之心焉无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
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
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
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心人也桀
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
由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
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遠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
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
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
魚與吾交戰欲弃之則不能舍欲取之則不能勝終
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豈直有傷身之患耶魚
與薪異也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
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
况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異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
吾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敢問易有太極
何物也曰无為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天地之謂乎曰
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為二
先得一為一後得一為二一二之謂兩儀曰兩儀生
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
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道之本于斯為極曰
四象生八卦、、何謂也曰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
謂也迭相盛衰終始于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
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倫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
後陽始生大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
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
交遷非此无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則通
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灾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
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忤也
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

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灾乎故象言先
王以茂對時育万物貴不妄也

附錄

上蔡先生語錄凡三事

元承曰誠意積于中者既厚則感動于外者亦深故
伯淳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或問劉子進乎曰未
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為未有根曰指庭前
醠醠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
他進未有進處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却亦

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
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二劉各錄得數冊

高閑伊洛辨

伊川先生議論不事文采豈有意于傳遠哉然班
：可考者以有劉元承之徒口為傳授故也

許右丞祭左史文

公游太學我亦書生我蒙名還公在朝廷僦舍國南
門巷相望把酒道舊其喜洋洋嗟我昏蒙惟公之畏
公不我鄙委曲教誨廣大精微我駭且疑公指其要

莫先致知周舍行藏我亦公告公曰有命豈不自好
取別阪堤歲月如馳公往不還而以喪歸大車夷涂
發軔千里伊誰柅之而止于此公之道學我實銘之
匪告于今維後之貽公塋荊州千夫臨穴而我何為
薄祿羈紲絮酒寓辭以馮契素瞻彼大江日夜東注

墓誌

有宋承議郎權發遣宣州軍州管句學事兼管內農
勸桑事借紫金魚袋劉公卒于州之正寢其弟安上
安禮護其柩歸卜以卒之二年二月壬子葬于所居

此是劉安節集題曰左史集宜矣
竹垞題籤仍作元禮誤處當作元承

永嘉縣仙桂鄉之外彎山郡人戴迅狀其州里世次
道學歷官行事之實而安上問銘于橫塘許景衡景
衡曰墓有銘非古也旂常彝鼎著人功善以示不忘
今不復用則賢人君子可傳於後世者殆將泯然矣
無已則銘乎恭惟劉氏系出彭城其家于溫也久矣
大父諱瑩積善有陰施識者知其後必昌大父諱稜
以公恩封宣義郎公諱安節字元承資稟不凡方兒
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况
至於得而後已少與從父第今徽猷待制安上相友

愛皆以文行為士友所推稱既冠聯荐于鄉同遊太
學秀出諸生間號二劉一時賢士大夫皆慕與之交
而宗工名儒見其文聞其為人皆嘆服元符三年擢
進士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
學不報除萊州學教授未行政河東提舉學事司
管句文字久之同時學校者皆進顯于朝廷獨公奔
走小官未嘗為進取謀議者惜之改宣德郎受代來
歸當天子勵精庶政之日孜孜賢俊求之如非及宰
相以公名聞有旨召對便殿公言春官宜慎擇官屬

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
同之異上稱善願聞甚悉即日擢為監察御史數決
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中構殿中侍御史士論翕然
稱得人公之為察官也謁告省親于鄉亦既陞辭矣
而殿中命下故不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有旨趣闕
公迎宣義而西居无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
固止之以為朝廷厚恩宜修職報效且吾志安乎商
里事親者務養其志可也公遂不敢言明年除太常
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时无所建明且久不寧親

責守饒州。洊飢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无過
糴軍儲不足他日皆取諸民公曰歲飢如此重困之
可乎他用宜有相通者正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
為在官者撥至晝日閉關或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
僚屬化之久關守獄訟積留紀綱隳壞吏媮而民病
公為完其本末先後疏剔滯碍俾就條理未幾飢者
以充乏者以濟逃者以復凡為民弊害者悉除去于
是與之更治賦出裁制貢舉奉所須俾屬縣先期戒
民无倉卒之擾民既和樂愛戴之如父母兩場有禱

輒應人以為精誠所格也冬祀貢嫌有期會而民未能
能尽輸公語其屬曰民困甚雖嚴督之亦未必辨吾
其以罪去乎豪民數十人聞之曰可使我公得罪耶
相與代輸之其得人心如此治声流聞京師移知宣
州去饒之日民遮留之泣涕不忍別者壽以為州自
范文正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水大至公分遣
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蓋數千
人而流民至者以万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
之一无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為法令不可而部

使者亦持其議公皆不听其後御史疏江淞不賑濟
以聞詔書切責獨宣不與焉政和六年春大疫公命
醫分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夏五月己亥公得
疾精爽不昧與家人語如平時至乙巳卒享年四十
九吏哭于庭民哭于巷雖童稚亦知感慕而士大夫
無遠近識否皆為之嘆息娶何氏同郡人愿之女封
榮德縣君公貳太常改封宜人公之娶也初行親迎
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者駭且笑比朝廷頒五
禮于天下于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宜人仁孝可祿

人以為宜相君子者先公得疾且瘳會公病卒哭之
不成教後二日亦卒生子男日暨孫有異質九歲而
夭一女尚幼以安上之子誠為後部使者表其治績
及勤民致死狀天子惻然惜其才未及用特命誠
將仕郎公清明坦夷雅近于道嘗從當世先生長者
問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久之存心養性于是有
得其氣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
以誠雖忤己者畧不見其怒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同
僚有交惡者一日解后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

與如初其靜默弗校宜若易與者至于有所立則挺
然不可回奪也聞人善如己出或歸以過未嘗辨過
事不擇副易人所厭苦者任之裕然无迫遽勤瘁之
色敏于從事區處黑白惟義之適不以村福利害為
避就郅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
跼勞勉之時朝廷振怒痛治送行者追逮甚急人皆
惴恐公独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无他有詔釋
之而公亦自如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
周旋有古人所難者族居踰百口上下爰信雖臧獲

无間言也常曰克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
无二乃若異端則有間矣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
陰覆其所不及諸暨令不事三州將易置他邑公既
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送善過之宣州賑
濟公疏以為非敢專也蓋有所之于是朝廷錄部
使者之功而進核焉蓋其志非敢私其身而在于為
人其所施置常在于公天下以為心不如是則非所
以合內外通彼我也其于窮理尽性之學方進未艾
使天假之年有為于世則吾未知與古名臣為何如

耳觀其為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二有訟委
曲訓戒之俾无再犯間有鬪者將懇于官則曰何面
目復見府公輒中輟以是廷无可治之事而或踰旬
不施鞭朴其為政效見于此公之講學常輯其要使
人廓然知聖賢岐轍可望而進而景衡也實與切磋
之益今銘其墓著其行事乃止于此而已蓋公之潛
德隱行雖至親厚善亦不能及知之也然因其所常
言而送其所不言以其所已為而究其所欲為庶幾
後之君子有考焉是不為略也銘曰

自明而誠 大人學兮 聖門授受
來其邈兮 孰溢其源 末流涸兮
絲：百家 益偏馭兮 後聖專門
祇穿鑿兮 上千下載 嗟殘剝兮
温：劉公 其美璞兮 斯文有傳
與敦琢兮 始乎致知 物斯格兮
沈涇充擴 卒自得兮 衆人巧智
獨敦朴兮 衆人迫隘 獨恢廓兮
衆人利歛 独淡泊兮 洞然无碍

油然樂兮 造膝有陳 其利博兮
御史左史 帝親擢兮 出守二州
愈民瘼兮 浩：江河 裁一勺兮
天命在人 孰厚薄兮 氣之所鍾
有美惡兮 會元孕粹 良不數兮
幸而得之 歎冥漠兮 茫：九原
能復作兮 我銘其藏 尚後覽兮